

紫砂壶



长篇小说书系之 拾壹

ZISHAIHU CHANGPIANXIAOSHU SHUXI

中国战友

郭天印 杜海燕◎著

他们曾是立了生死牌状的铁血战友

他们曾是发誓以命换命的生死弟兄

而自从脱下了军装开始了别样的社会生活后

他们那以鲜血凝铸的战友之情竟被滚滚红尘碾得粉碎

当那枚罪恶的子弹射向曾经的亲密战友的时候

他终于听到了关于人性、良知、友谊和自由的重新拷问



中国华侨出版社

紫砂壺



长篇小说书系之

拾壹

ZHANGXIAO XIAOSHUO SHUXI ZHI SHIYI

中国战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战友/郭天印,杜海燕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113-0221-2

I. ①中… II. ①郭…②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2348 号

●中国战友

著 者/郭天印 杜海燕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崔卓力

装帧设计/道一设计

版式制作/华 静·晓 月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50 毫米 1/16 开 印张/19.25 字数/297 千

印 刷/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221-2

定 价/3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64443051 传 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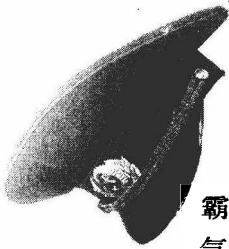
当一场堪称豪华的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宴会的东道主却迟迟没有露面。

酒桌上，青花瓷的汾酒已经干掉三瓶，专为女士准备的法国干红也即将见底。一般来说，当酒宴进行到这个时候也就该意兴阑珊了，可是今天这桌虽然缺少东道主却显然是高朋满座的宾客们却依旧是谈兴正浓，丝毫没有收场的意思。让我们不妨先来见识一下这一桌子的龙城豪杰吧，正是他（她）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与我们的主人公携手演出一幕幕精彩的喜剧与悲剧。把这千年古城搅个风生水起。

首先要介绍的自然是今天这场宴会的主宾，也是我们即将开始的一系列故事的主人公，一天之前还是 A 集团军高炮旅旅长，现在则只不过是一个自主择业的转业军人张勇。身高一米八三，体重从未超过八十公斤的他不仅有着一副令人羡慕的身材，同时也有着一份令人炫目的履历：25 年的军龄，自卫还击作战的侦察英雄，政治学院和高级步校的双料高才生，当然还有数不清的嘉奖以及最令他自己终身难忘的被军委首长两次接见的经历。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张勇都应该算是一个成功的军人，也应该算是一个标准的“资深帅哥”。

紧挨着张勇左边的那一位乃是本省文化厅常务副厅长陈德，此人年龄本来与张勇相仿，但过于发达的身躯却使他看起来要比当初同一天入伍的张勇要至少长了 10 岁。大约是营养超负荷的丰富，以至于将他原本并不算小的眼睛都挤得没有了足以显示其其实是炯炯双目存在的地方。不过，眼睛露不出来，那颗跳动的心却不曾闲着，只见他向服务员把胖手一招，打个“囑儿”，颇为幽默地说道：“上酒，青花瓷，瞧见没有，和这个一样，两瓶两瓶上啊，不要怕没有人给钱，告诉你们王老板，就说这 308 包间，啊，公安局张局长没来，还有文化厅陈德在此，不会吃你家





霸王餐的，啊！”意味深长的一声嘱托，显示了十足的官气与霸气，也吓得那个原本已经尽显疲态，颇有些不耐烦的女孩子赶紧跑回吧台取酒兼向她的老板报告去了。总而言之是那个原先据说是外出有事的酒店老板说话之间便不知从哪里大变活人般飘了过来，一个劲地埋怨厅长大人光临也不打个招呼，以致使他这个小的犯下了怠慢之罪，同时也就一个劲地要自罚三杯以取悦于陈大厅长。

张勇右边坐着的这位风姿绰约的女士名叫王茹平，在她美貌如青春少妇的外表与实际上早已步入中年的年龄之间有着一一般人深不可测的距离，王茹平现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兼省人民医院院长，也是这省城最著名的外科专家之一。而她的过去也曾是张勇和陈德的战友以及在 A 集团军享有盛名的风云人物。就在陈德与那位酒店老板蜜意酒语的时候，王院长或曰王副厅长正以旁人不可觉察的眼神万般柔情地盯着张勇，一边端起一杯法国红来，往张勇脸前凑了凑，轻声道：“哥，好呀，20 年了，你可算是做了一回正确选择。难得，难得。怎么样，这下回来计划怎么发展呀？”

张勇同样端起酒杯来（当然他端的是白酒），轻轻碰了碰，低声道：“我还没想好呢，你就给哥参谋参谋？”

王茹平也不推辞，粉唇微启道：“参谋就参谋，我说了你可得听，就到我这里来吧，发财做不到，至少管你个温饱没问题，再说也算让你夫妻真正团圆了呀。”

“嘿，老夫老妻的还团什么圆啊？”

“是啊，反正白天不见晚上也跑不了，可你就不想想别的了？”言语之间别有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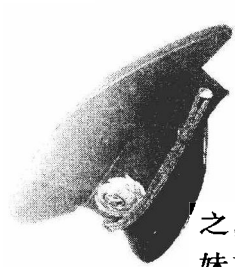
“唔……”张勇正要做一下辩解什么的，就听得门外一阵夸夸的高跟鞋敲击声，同时混杂着一个威严而尖利的女声：“服务员，公安局张局长定的包间是哪个？”

“嘿，咱们刘处长，不，刘大小姐到了。”不知谁刚说半句，308 包间的里外两道门就被“砰”“砰”两声给推开了，在服务员小姐的引导和酒店老板的恭迎下，一股怪异的香风扑面而来，张勇顿觉浑身好不自在，毕竟，这股风使他似乎联想起了某种不快，但香风的生产者却好像恰恰相反，这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人对她来说好像是注入了某种兴奋剂，而她的到来，也可以说立马便给这将要结束的宴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只见她径直走到原本空着

留给东道主的那个位子上，响指一飞，丹凤眼绕场一周，然后对着张勇话里有话道：“亲爱的大校同志，亲爱的战友们，原谅我小女子迟到失礼，不好意思，实在是因为今天中组部来人了，又要考察干部什么的，你说烦不烦，部长非要我这个小处长陪人家吃饭，我可惦记着我们亲爱的战友们呢，怎么样？这不，找个借口就溜出来了。我迟到认罚，我认罚了啊。”说着便拿起一大杯白酒兀自先干了下去。就这三言两语一杯酒，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其实已经十足地表达了不凡的身份与地位，既热情洋溢，又尊贵高雅，漫不说是一桌子老战友、老同事，就全然是一群陌生人也会让你骤然间就能消除隔膜。这位身怀绝技的女士自然也绝非凡人，但在这偌大省城却又绝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名字。从远了说起，即便当初在部队的时候人们也只知道这位傲气十足的漂亮女兵是军长的宝贝女儿，而时至今日，尽管这美丽的身影每日飘动在省委大院，几乎整个院子里的人都没有不认识她的，但真正知道她名字的却依然寥无几人，当然，若要有人欲问省委组织部的刘大美人刘处长，别的不敢说，起码在省级机关各单位那又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刘大美人的名字再神密，现在这几位还是烂熟于胸的，当刘大美人在与战友们碰杯的时候，起码就有不下两个人虽然表面上也是笑脸相迎，肚子里却止不住嘀咕：什么玩意？骚货！真正扫兴，不是不来了吗？怎么又？

暗地里骂刘丽花的首当其冲那要算王茹平，两位女士之间久存芥蒂，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当容后文慢慢道来，而对刘女士不存好感的另一位则是在座诸人之中官衔最高，也是对刘丽花最为了解的一位，此人便是省军区副政委也是刘大美人的同父异母兄长刘洪力少将。平心而论，如果不是自己的好兄弟张剑再三相邀，如果不是今日这宴席的名号乃是为自己的另一位好兄弟张勇接风，刘少将是决不屑于和自己的这个同父异母的“亲妹妹”同桌进餐的。事实上，自前些年老爷子百年之后，这兄妹俩几乎就没怎么见过面。偶有一遇，基本也都是在公开且很正规的场合，而每当这个时候，彼此之间充其量最高的交往规格也就是公事公办而已。像今天这种场合刘少将是决不会和自己的这个按理说应该算是最亲近的人往一块儿凑的。自然了，尽管刘洪力贵为少将，尽管刘丽花在省城军政两界的官场上游刃有余，但是，偏偏对于这位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军队大员她却不得不敬而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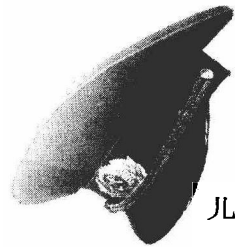


之，甚至往往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素不相识的样子来。至于这兄妹二人何以竟如此的势同水火，真正的原因最早了要从他们共同的父亲，想当初 A 军的军长，更早时候的某师师长刘大炮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进城后的婚姻变化说起，虽说类似的故事那个时候似乎只不过是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但在后来的刘少将，当初的“疑似弃儿”刘洪力来说却是永远的痛。正是那一次变化，在他尚未认清父亲模样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开戒备森严而又令人充满幻想的军营，与自己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母亲回到了遥远冷僻的老家山村，而当十多年后那个几乎已经被他忘记或者说已经把他忘记的父亲突然派人又把他接到城里的时候，横亘在他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就是眼前这个美貌如花的女人以及同样算得上美艳的这个女人的母亲。也正因为如此，军长的儿子刘洪力 16 岁就当兵了，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头兵。以至于几年以后，当整个 A 军上下都知道军长的漂亮女儿就在本军当兵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军长其实还有一个其貌不扬的儿子也在本军服役，而且是在最基层的连队当着一个真正扛大枪的步兵。也就在那个时候，在刘洪力荣任排长的第一天，他迎来了两个很有些个性的学生兵，一个叫作陈德，一个叫作张勇。这两人，同样的能说会道，同样的能写会算，不仅如此，两人在运动场上也同样都是健将，刘洪力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便是，就在新兵进连的当天，营里组织篮球赛，原本他们这个连队在营里是垫惯了底的，就因为这事，身高 1 米 65 却天生在场上球不离手，脚下生风的快马后卫刘洪力总是埋怨连长挑新兵的时候没有多留个心眼儿，哪怕只找上一两个能在篮下扛一两下，能接住球的大个子也不至于害得他拿着个篮球满场乱飞，每每出尽风头却又每每与失败相伴。这一下可好，也没有谁给专门挑肥拣瘦，却就从天上掉下两个大大的馅饼来。事实上即使是身为当事人的刘洪力以及两个新兵蛋子张勇和陈德对这件事事先也都毫无准备，只是那天正好是个星期天，两个新兵在排长刘洪力的引导下刚在班里认了床位安下营，就听得一声马哨响起，刘排长立马被谁钩了魂似的，只对那个班长说一句“你让他们先歇着，我打球去了”便不见了人影。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颇有些传奇，就在刘后卫的球队再一次面临尴尬，眼看着半场未完就败局已定的时候，担任场外指导的指导员突然请求暂停，紧接着，就见已经换上了明显不合身的队服的两个新兵跃跃欲试地站在了场边，直到这个时候，刘后卫才突然意识到两个新兵蛋子的

可贵之处：1 米 83 的张勇和 1 米 80 的陈德，不仅有身高，而且天生的身材匀称，一看就是那种适合于运动的料子，这难道不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高大队员吗（前提条件当然是他们要会打球）？再接下来，刘后卫就不能不喜出望外了，两个大个子甫一出阵，场上形势立马逆转，这两人，不仅在篮下可以称王称霸，而且传球运球，一板一眼都充分显示出了扎实的底功。到了终场，竟硬生生赢了对手一半还多。直闹得人家一个劲的要和营长核实这俩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究竟是不是从哪里弄来的雇佣军。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新兵蛋子张勇陈德成了排长刘洪力形影不离的哥们儿兼战友。而同样也是因为这球场上的传奇，引得身为哥哥的刘洪力把自己肚子里对那个宝贝妹妹刘丽花积存已久的三分怨气变成了七分怒气。而直接的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妹妹完全就是出于对哥哥以及哥哥的球队这一场球的表现由衷赞叹，进而禁不住大喊了两声“哥，加油！哥，好球！”而已，但问题的焦点在于，当那时，整个篮球场子周围充其量也只有刘丽花一个女兵，她那异样的叫声，又尖又细，充满情感，满场子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听见的，而这声音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兵，那就尤其不能不引起人们加倍的注意。而刘丽花的目的，恰恰在于要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因为，尽管在母亲的影响下，她对刘洪力这个事实上几乎从未在一起生活过的哥哥并不怎么真的喜欢，但是面对场上这个威风八面的小个子后卫她又不由得为此人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而骄傲，在刘丽花的概念中，这个骄傲是需要传递给他人的，是必须引起旁人注意的，注意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除了两个新兵蛋子，大家都知道球场上那个满场飞的小个子居然竟是那个全军第一美人的什么“哥哥”，而又由于对这兄妹俩的真正关系不甚了了，各种版本的“最真消息”便在不到一天之内传遍了军营。当然，去伪存真的过程也并不复杂，人们很快就知道了小个子班长刘洪力不仅真真切切就是刘大美人的正牌嫡亲哥哥，而且还确实确实就是军长大人的长子，大公子。刘洪力早已习惯的真正普通一兵的生活被打破了，有意无意之间，战友们把这个原先最哥们儿的老兵新排长划入了另类，说话文明了，玩笑不开了，甚至有的营连领导每每有事没事还要拉上这个排长讨论工作拉家常，一切的一切，直把个刘洪力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而事实上，漫说别人，就是刘洪力自己也几乎早已忘记了自己不仅是本连本营本团本师乃至本军的一个战士和最小的官





儿，而且“更重要的还是本连本营本团本师本军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特殊士兵和特殊排长”，因为，他是军长的儿子。

别扭，刘洪力几乎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高干以及高干子弟”的待遇，他天生就具有的打上了烙印的平民性格与平民生活的那种平等与和谐被打破了，而这一切皆因了他的妹妹刘丽花在无心之间为他开拓出了一条时空隧道，让他蓦然间便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生活空间，而本来他已在另一个空间里生活得如鱼得水。何况，早在刘洪力新兵入伍的第一天他就和军长父亲约法三章：不许以任何形式向基层领导以及部队透露他们之间的亲亲关系；不接受以任何形式而表达的来自军长大人的关照；不因任何原因而向军长大人提出非组织要求。而这个约法三章，又几乎是差不多水火难容的父子之间第一次“英雄所见略同”。而今，仅仅是因为妹妹刘丽花的一次擦枪走火，这个原本被刘洪力视为体现自己人格尊严的“约法三章”轰然间倒塌下来，从此以后，不管你愿不愿意，刘洪力都必然地加入到了被刘丽花视为天经地义的那种“上等人”的生活中去。而这本来是刘洪力根本就不愿意接受的。于是，他加倍地鄙视那个扭曲了自己人生轨迹的妹妹，几十年如一日，兄妹二人的关系在螺旋式的误解与碰撞中走到了今天。

刘氏兄妹的不和，今天这一桌子的人都知道，而理解最深，也可以说“卷入”最深的则当数张勇。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这二位可都是交往至深的特殊朋友，在这些年来的多种场合，刘家兄妹如果遇到非当面打交道不可的事情，譬如说前几年刘大炮刘军长百年之后的诸多后事安排等等事项，那就只有由张勇出面将二人请到一起，最后还往往得把仲裁也兼着做了才行。正因为如此，两个互不相容的人物今天才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也正因为如此，让这二人相安无事也就成了他的职责。当然，张勇也知道，虽说彼此不容，但刘氏兄妹说到底还是亲兄妹，何况又都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只要是在公共场合，大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所以，当刘丽花的酒杯一端起来，张勇便趁着劲接道：“我的大美人，迟到是要罚酒的，再说了，你看我们都喝多少了，甭想一杯酒就蒙混过关。”

“对，对，”这时，陈德也回过味来，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些什么，恰到好处地端起了酒杯，补充道：“不过呢，也不能叫我们的大美人一人喝，张勇，人家可是为你来的，不然我们

还请不动呢，要你小子陪上三杯不为过吧？”

“好，好，我喝，我喝，行了吧？”张勇将三杯酒集中在一个茶杯里，刘丽花也不含糊，两人碰杯，正要一饮而尽，就听有一个声音忽悠悠飘了过来：“好，好，该喝，也算上我一个。”

东道来了。

悄没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正是本次宴会的东道主，龙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大队长，也即张勇当年最得力的老部下、全军出名的战斗英雄张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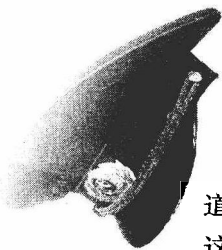
“好你小子，这个东道做得太不像话，怎么现在才来，我们都要走了呢……”陈德刚要声讨一下这个有点儿失礼的小老弟，却被王茹平从旁捏了一把，“唉，你……”话到嘴边，又停住了，眯缝着眼的陈德终于发现张剑这个迟来的东道竟然是挎着一条胳膊来到这里的，那层层裹着的雪白的纱布上似乎还隐隐渗出了血印。

寂静，人们都在这一瞬间意识到了这位公安局长兼刑警大队队长刚刚经历了又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迟到，但情有可原，只是刚才还都想说上两句的人们现在却谁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倒是张剑自己毫不在乎，抬起右手指着挂彩了的左胳膊眨眨眼睛道：“嗨，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就是刚才顺道抓捕一小毛贼时一不小心被人家用什么自制刀具给划了一下，你说窝囊不窝囊？大江大河过多了，倒在小河沟里打了个滚。没事，没事，小事一桩，就蹭破点儿皮，害得我给迟到了，让诸位首长战友浪费时间，实在该罚，实在该罚。不过这倒也有一点儿好处，咱可以放开了喝，借酒消炎。省得吃药。”

然而，张剑越是轻描淡写，战友们就越是为他的伤情担忧，也就越发想知道如此胆大包天的所谓毛贼究竟系哪方神圣，竟然敢对公安局长兼刑警大队队长出手。王茹平出于外科医生的职业习惯，也出于一种特殊的感觉，一把抓住张剑受伤的胳膊，轻轻抚摩着，低声而饱含幽怨道：“你呀，都当局长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这舞刀弄枪的，还道是你在部队当连长呢？”

“我说大局长啊，瞧瞧，你这受点儿伤可不要紧，把关心人民警察的人可心疼死了。”刘丽花柳眉弯挑，一副妩媚之态，说出来的话却浑然带刺，直把个王茹平呛得几乎岔了气。还是张勇在这二位女士面前饱经风霜，颇知一二化解之道。赶忙打圆场





道：“啊呀，老弟怎么搞得嘛，什么人敢和我们铁拐张逗，再遇这好事，别忘了叫上你大哥我。咱老张可好久没有伸展一下拳脚了。”

“嘿，嘿，吹牛不上税啊！”陈德不失时机地接了上来，“老实讲，要说想当年咱A军侦察分队的五虎将，那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若论今日你张老虎啊，怕是徒有虚名一张皮了。”

张勇正想反驳，却不料在座的最高领导刘少将开口了：“陈德啊，你这话我就不爱听。别人不敢说，张勇的军事素质那我还是相信的。你离开部队时间太久了，没见你这位老伙计在去年全军表演时的风光。就他那擒拿格斗的两下子，我前不久还在部队给那些小伙子们说呢，有谁能一对一拿下张勇，我就地升他一级，义务兵我给他转士官。可这重奖愣是至今兑不了现。为啥呢？没人敢起来挑战啊！”

“老大哥，让你一说，又把小弟给吊起来了。”张勇赶紧打断刘少将的话，“说真的，人家哪个小兵吃多了和咱这老家伙来真的，还怕给人家小鞋穿啊。我只是这太平日子过久了，就想松松动动拳脚。只怕咱瘸老弟不要呢。嘿嘿。”

“得，这可是你说的，明天我就打报告，要你来把小弟这个角顶了，我给你老首长当助手。只要你不嫌官小就行。”张剑一本正经起来，眼光中饱含着战斗的激情与无限的信任，同时，又使劲盯着张勇眨了眨眼，这使得张勇恍然间想起了某种深刻的意味。但还不等他回话，就有另外两人把张剑给挡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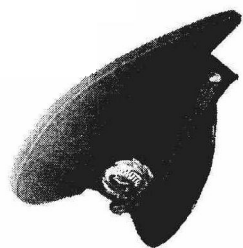
“小老弟，这回你可说晚了啊，咱们张大旅长怎么能到你那个地方去呢？我早就和他说好了，来我文化厅搞三产，也替咱们把大老板的瘾过过，在部队奉献不够，回来还接着献啊？”陈德说的似乎已是板上钉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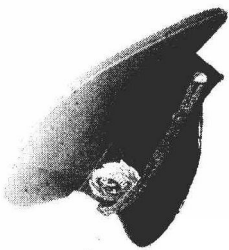
“得了吧，大老板，你这老板没当够，让他给你接着当？是公家还是个人？要我说呢，搞什么自主择业？我明天就和部长说一下，省里像张大旅长这样文武双全的干部到处都需要，还愁找不上个位子？休怪小妹说你，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么大的事居然不和战友们商量，不过也许已经和谁商量过了呢。”刘丽花说着，媚眼就瞟向了王茹平。

张勇做傻笑状，他明白自己现在只能傻笑，因为这几位的美意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拒绝，但也同样不能马上就答应。他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还不是可以做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然而，他的笑

又给了另外的人以另外的答案。就在大家嬉笑之间，一声军号响起，众人愣了一下，张勇赶紧从侧衣兜里掏出手机，一边说“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一边偷眼看着手机上刚刚发来的一条不适时机的短信：“说好了，不许变，我等你！茹平。”与此同时，张勇感觉到了来自王茹平的一束激光般浓烈的目光。

中国





二

对于张勇来说，王茹平的短信其实是一个长长的信息，也是一种直白的倾诉。

虽然张勇认为，战友们对自己的关怀都是真诚的，不含任何功利的，但是王茹平的那种期盼显然又与别人不同。这不同的真正内涵在于王茹平二十年的等待，也在于张勇因王茹平而引发的差不多同样近二十年的曲折经历。

那是在张勇和陈德参军后的第三年春天，一场规模不算大却异常激烈的边界战斗在祖国的南疆打响，作为第二线部队，A军没有成建制参加此次作战却派出了由精悍人员组成的侦察分队随一线部队到了南疆。而这支侦察分队的人员组成可以说是经过层层挑选的军中精锐，侦察分队的队长正是军长刘大炮的儿子刘洪力，据说，老爷子这次是来了个“举贤不避亲”。按他的话说，大战在即提拔人，那是党和人民对你的考验。是骡子是马，就看这一遛了。正好当时军里举行军事技能大比武，刘洪力连闯五关，拿了五项第一，参谋长问刘大炮：“人我给你挑好了，就看你敢不敢用。”刘大炮就吼着嗓门问：“是谁？有嘛不敢用的？”

参谋长说：“谁？一个你认识的人，刘洪力。刚从军校受训回来，又是选拔赛的第一名，要是别人，我就定了，侦察队长非他莫属啊，可他偏偏是你儿子。”

“五项第一？”老爷子高兴了，“这小子是他娘我老刘家的人。没给他老子丢脸。”紧接着，军长刘大炮就破格任命自己的儿子刘洪力为侦察分队长，而且授权由他选拔一支精悍的队伍。刘洪力也不含糊，走马选将，个顶个的军中铁汉也是个顶个的文武全才。这其中，最早划定的骨干分子当然就是他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号称本军“兵王”的张勇、陈德。而在逐级的选拔中，他又以一个老兵所独有的慧眼选中了只有半年军龄的新兵蛋子，来自太行山区的“飞毛腿”张剑以及来自滨海城市大连的“小贝

中国战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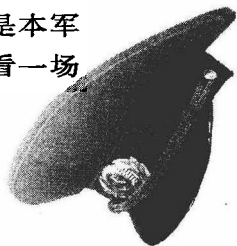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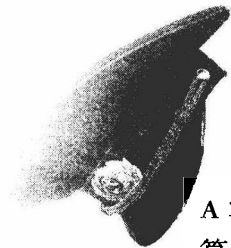
利”王铁刚。而说到刘队长之所以选了这么一拨在他人看起来几乎就是一支“运动队”而非将要代表本军去枪林弹雨中厮杀搏命的特战侦察分队的原因，不待刘洪力自己向那些充满了怀疑目光的人们稍做解释，平时好像对这个“儿子”漠不关心的老爹刘大炮倒是说了个底儿清：“你们呀，还真应该知道什么叫作将门虎子，我的儿子，能选错人吗？你们他娘的也不动动脑子想想，就这些年来，也不光是咱这个部队，就算是整个从全军来看，你说真正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又有几人？我们这些老家伙倒是在那死人堆里走过几遭的，可老了，上不得战场了，而你们这些和平鸽子，说是老兵了，和新兵又有啥区别？不照样只对着靶子打过枪？这真上战场啊，第一条你得能走得动、跑得了，然后还得头脑机灵，会瞅便宜再打。哈，你看这小子选的这些人，可着跑也不会有一个掉队的，而且呢，你瞧瞧，都是运动场上的健将，能不机灵吗？娘的，不是老子替儿子吹，你们给老子盯着看，只一仗下来，这帮小子不个顶个的是好手才怪！”

一言九鼎。刘洪力挑的人，连他自己在内，36个，有人说是应了水浒里36天罡数，参谋长挨个点着人头看过后，如数照给，一个不落。尽管有人对军长的话打心眼里并不服，但那也只能把话留在自个儿心里，暗地里等着看这爷儿俩的笑话。刘洪力可不管这些，这个队伍一集合完毕，刘队长就给军里的篮球队下了战书，他要通过这“实战”来检验他的部队。

接到“战书”，军部篮球队的场外指导、老资格的篮球健将参谋长先就笑了。这不拿着鸡蛋碰石头吗？A军的篮球队，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的不敢说，虽说也算是业余的，可是在龙城、在全省，无论是和业余队打还是和省里市里的专业队碰几乎都是所向披靡。不论别的，光看那块头，1米83的张勇和1米80的陈德在刘队长这里那是托塔天王了，可往人家军里的那几位跟前一站，立马矮了一头。人家的中锋不要说，是从八一队退下来的，少说两米以上，就那“矮个”后卫，据说在大军区的篮球队里打过两年主力的，只是因为伤病才安排到基层当了机关管理人员，但打球的真本事是没有丢的，而就这个最“矮”的后卫有多高？1米85，比刘洪力麾下的中锋还高出2公分呢。参谋长心想，刘队长专挑高手练，无非是想把他的人凝成一股劲，无非是让大家高兴高兴，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全军上下，其实也不止是本军内部，可以说在整个龙城喜好篮球的人们都把能亲临现场看一场

中国





A 军篮球队的比赛当作过节般重视呢。不过这事着实也让老谋深算的参谋长有些为难：派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陪那帮愣头青玩呢？全上主力显然不行，把对方吓着就没意思了，准不能让他们输得太惨，那么把主力全部雪藏一个不上呢，也不合适，不能让观众和对手感觉到这是一场纯粹的表演赛，还得打得像个样子，一看就是正宗 A 军篮球队的水平。想来想去，这位场外指导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球队上场如何打，而是绞尽脑汁派出了一支看起来还真是那支 A 军篮球队样子的半真半假组合队。就是说，这支队伍既有人尽皆知的大明星，比如那个身高两米零六的全 A 军乃至全省第一中锋以及号称小诸葛的那位主力后卫，同时这场上也有几名平时绝对的板凳队员，即使这样，“场外指导”还在上场前专门“指导”了两位明星一番：“收着点儿，差不多就行了。”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发生了。任谁也不曾预料过的，哨声一响，人们就发现这场上不是两支篮球队在比赛，而是一支篮球队和一支田径队在比赛。尽管篮球队身高马大，球技娴熟，可是他们的动作频率和田径队相比实在是太慢了。更要命的是，那支田径队根本不讲比赛风度，一个劲的就是抢，你两米高的大个伸开胳膊要不到球，刚刚好不容易跳起来拿到球了，你还没落地，那田径队身高不过一米七五的小个子就高高跃起从下三路将球给你捅走了，直急得大个子扭动身躯来回瞅，就是找不见这个盗球者。等到他找着了，那小个子已经一阵风刮到篮下，一个标准的跑篮训练将球送入篮筐。6 比 0，刘洪力的田径队居然领先。眼看着这帮“田径队”的满场飞，而自己的高大中锋无所作为，明星后卫开始着急了，他先是把球拿在手里，从后场带到前场，然后一个后仰跳投，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一条龙作业，紧接着又一个半场抢断，顺带着三分线外就将球像中程导弹般准确射入筐内。场下掌声雷动，场上的大个子们也抖擞精神疯跑起来。形势逆转，所有的观众似乎都以为剩下的比赛将就此纳入正常轨道，就看田径队输多少了，却不料那刘洪力甚至连暂停都不要，只在场上向自己的队员们做了一个手势，就见那些田径队员们立即改变了打法，他们不再满场飞，而是把场上队员分成两拨，一拨两个人，由本队身材最高的张勇和跑得最快的“飞毛腿”张剑形影不离地围攻对方的场上灵魂人物，也就是那个明星后卫，频繁的纠缠，弄得对手几乎成了带着铐镣的武士，和自己的另外几名队员完全失去了联系。而刘洪力的另外三个人则坚持原先的打法，

继续以自己的速度去冲击对方。当比赛进行到半场结束的时候，比分显示 36 比 28，堂堂 A 军军部代表队暂时落后。仅此，已经是令所有观众绝对震惊的一个奇迹。

身经岂止百战的参谋长坐不住了，原先压根儿就连比赛服都没带齐的明星们也坐不住了，趁着半场休息的时间里一阵紧急磋商之后，出现在场上的是军部队清一色的绝对主力，是那支真正训练有素、战绩彪炳的常胜队。包括两名两米以上的高大队员在内，这半场上去就没再下来，当然，真正的实力对比摆在那里，毕竟是篮球比赛，田径队跑得再快，在正宗的篮球队面前还是最终败下阵来，但是，他们赢得了全场观众乃至对方明星球员的尊重，比赛结束后，双方队员紧紧握手，久久不愿松开。后来，当几十年后人们在观看美国 NBA 的比赛中引入所谓“跑轰”这个词时，始终关注各种篮球动态的刘洪力不无得意地和人說：“嘿，什么‘跑轰’啊，这战术咱老刘 20 年前就用过，按说，美国佬可是有侵权嫌疑啊！”

刘洪力带着他的“田径队”投入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战前训练，虽然仅仅是半个月的时间，却使得这支侦察分队真正成为了一支既有团队战斗力，又有个人各自特色的特种部队。而在随后的实战中，这支侦察分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上级所交给的每一项任务，而且得到了配属部队首长激情洋溢的通报表彰，并在他们的履历档案中加入了一次集体一等功，所有成员每人一次三等功以及刘洪力、张勇、张剑、陈德、王铁刚各一次二等功。他们五个人在参战部队中也被称为“侦察分队五只虎”。有关这短暂却是绝不平凡的战争经历，无论对于张勇、陈德还是整个侦察分队来说都是永远难忘的，也正是在这血与火的锤炼中，他们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结下了彼此不能忘怀的生死情谊。在一次深入敌后的侦察中，张勇和陈德成功捕获一名敌方校官，两人本以为把这个家伙嘴给堵上又绑严实了就可以轮换着背回来了，不料这校官却狡猾得很，起先看起来倒还老实，既不反抗，也不吭气，可是就在眼看着将要走出敌方控制线的时候，却突然趁人不防猛地从陈德身上滚了下来，而在陈德回身要把他扑倒在地时，他已挣脱了塞在嘴里的毛巾，发疯似地喊了起来。这一喊不要紧，立马就招来了急风暴雨般的炮火急袭，三个人的周围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那个时候的陈德可谓又气又恼，那管什么枪林弹雨，只一拳过去先把“校官”给揍晕了，然后附下身子想





再次把这家伙背在身上，可是，令他想不到的，就在他刚刚弯腰的档儿，只听得一声呼哨，他只感到似乎有人推了他一把就失去了知觉，而当他在一阵清风吹来，迷蒙中好象有什么东西咸糊糊刺激着他的神经时，抖抖身子，这才发现整个儿盖在自己身上的竟然是张勇，而在自己的身下是那个还在昏迷中的校官。再仔细了看，流入自己口中的乃是张勇胳膊上的鲜血，这个自己最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刚才那呼哨声伴随着的弹片飞来时用他的身体保护住了陈德也保护住了陈德身下的“校官”，而他自己却付出了身中五块弹片的代价。陈德急了，一边轻声呼唤着张勇的名字，一边赶紧为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但是，当他做完这一切时，又有些为难了，张勇伤势很重，如果不及时救护，怕有生命危险，而张勇的伤是为你陈德，当然也是为掩护“校官”而导致的。按说自己应该先把张勇送回部队，可是一旦那“校官”丢了或者让他就在自己离开的这个时候醒来，岂不又要前功尽弃？怎么办？两个一块带走，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先走哪一个，丢下哪一个，又都是不合适的。反复思量之后，陈德举棋不定，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你，你，你还犹豫什么？完成任务要紧，首长等着我们的俘虏呢。我，死不了”。张勇的话给了陈德以智慧和力量，含着满眼的泪水，陈德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越封锁线，先把“校官”交给部队，然后再次穿越封锁线，和张剑，王铁刚等人一块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张勇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就这事儿，后来，陈德说是自己的命是张勇用五块弹片换的，而张勇却说自己的命是陈德从死神手里拣的。当然，作为这次战斗的绝对功臣，部队给他们两人的军功章是完全一样的，这也正如同整个侦察分队的卓越表现一样彼此是不可分隔的，而唯一的遗憾是，当战友们在凯旋门前享受鲜花和欢呼时，其中四人却不得不面对失去战友和兄弟的悲痛——五虎之一的王铁刚为了战友的生存和今天的凯旋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在侦察分队进入战场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两个月来，A军的这支侦察分队不仅完成了所有的侦察任务，而且在与大部队的协调行动中，屡建奇功，他们曾经孤军深入，在摸清敌情的情况下顺藤摸瓜，捎带着端掉了敌方一个新建的榴弹炮阵地，他们也曾主动请战，担任突击部队的尖刀分队，将胜利的旗帜最早插在失而复得的国土之上。而这一天，是整个部队全面停止战斗，就地驻防的第一个晚上。白天的时候，侦察分队在前线指挥